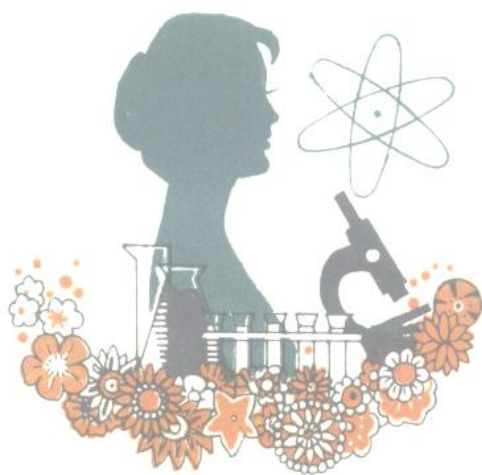




女学部委员 访问记

海洋出版社

I257/64

女学部委员访问记

金 涛 刘国雄 主编

海 洋 出 版 社

1983年·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记述了活跃在我国科技战线的女科学家成功的历程。她们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家，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林巧稚、黄量、蒋丽金、谢希德、林兰英、李林、王承书、陈茹玉、高小霞、沈天慧、李敏华、叶叔华、郝诒纯、池际尚、何泽慧。读者可以从她们各具特色的富有个性的奋斗道路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应该树立怎样的理想，如何处理事业和爱情、婚姻、家庭的关系，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该怎样对待……这是一本有血有肉的生活教科书，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启示录。

女 学 部 委 员 访 问 记

金 涛 刘国雄 主编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建国门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5/8

字数：160,000

印数：1—17,000

统一书号：7193·0237

定价：0.65元

目 录

生命的使者

——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1)

攀登的脚步

——化学家黄量 (23)

立志工作成功

——化学家蒋丽金 (39)

为了祖国美好的未来

——固体物理学家谢希德 (52)

晶莹的种子

——半导体专家林兰英 (66)

生命的航程

——金属物理学家李林 (73)

三十五年和三年半

——物理学家王承书 (94)

重新发现了自己

——化学家陈茹玉 (107)

没有什么了, 只是我的心

——化学家高小震 (118)

她在默默地工作

——化学家沈天慧 (131)

深沉的爱

——力学家李敏华 (136)

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祖国的天文事业

——天文学家叶淑华 (154)

她成长在党的阳光下

——地质学家郝诒纯 (156)

毕竟不同于魏克福

——地质学家池际尚 (181)

一往情深

——核物理学家何泽慧 (199)



生命的使者

——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隆冬的北京，万木萧条，寒风凛冽。在首都医院五楼病房的会客室里，却洋溢着春天的浓郁气息。

雅致的房间，碧草鲜花，生意盎然，仿佛春天的女神也匆匆赶来参加这人间难得的盛会。花草丛中，一位满头银丝、面容慈祥的老人，象老祖母一样被众多的晚辈簇拥着。在她面前，一张洁白的圆桌上，摆着一方漂亮的生日蛋糕，周围八根红烛跳动着欢快的、闪烁的火舌。这一切象是告诉每一位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来宾，这位在人生旅途度过了八十个春秋的老人，她的生活道路是多么漫长而又不寻常啊。

这天，是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八十寿辰。尽管她事先不曾声张，也不打算举行任何仪式，但是她的许多学生和亲朋故旧，事先已经把一切张罗就绪。一封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一束束寄托着美好心愿的鲜花，一声声发自肺腑的祝辞，既是向这位年迈的老人表示节日的祝贺，也是向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妇女和儿童的伟大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

席间，在热烈的气氛中，首都医院妇产科的全体同志，向他们敬重的老主任献上了一首祝辞：

“从鼓浪屿的海滨沙滩，
到‘协和’的汉白玉台阶；
漫长艰辛的路啊，
您的步伐总是那么轻快，从不停歇。
在黑暗的小胡同里，
您低头凝思，掂量着‘良相’或‘良医’谁是英杰？
在庄严的大会堂里，
您眉宇舒展，商计着祖国的伟业。
无论在门诊还是在产房，
病人把您看作是生命和健康的卫士，敬意深切。
无论酷暑还是寒冬，
您把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放在自己的心中，从不忘却。

……

您亲手接到人间的孩子，如今又有了孩子，
或孩子的孩子；
您亲手栽培的学生，如今又有了学生，或学生的学
生……

我们就代表他们，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
敬祝您，永葆青春！”

的确，这首感情真挚的祝辞代表了千千万万不能前来参加盛会的母亲和孩子。在林巧稚半个世纪的从医生涯里，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她在产房里陪伴着初次做母亲的产妇，迎来了第一声欢乐的婴啼；又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她紧张地俯身手术台，从死神的魔掌里抢救了垂亡姐妹的生命。是她，把欢乐和幸福撒向人间，使无数苦闷的家庭充满朝气，而唯独没有给自己建立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家庭；是她，把一

个个小生命迎接到无限美好的世界，赋予他们生存的权利，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孩子。她把美丽的青春，毕生的心血都无私地献给了所有的母亲和孩子，她是生命的使者，伟大的母亲！



八十年前，也是这个日子。

她，一个孱弱的生命降生到福建厦门风景如画的小岛——鼓浪屿。

八闽大地，笼罩着封建专制的无边黑暗，但也受到大洋彼岸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的薰染。林巧稚的家庭似乎也是这种新与旧的矛盾的时代产物。她的父亲是当地最早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人，思想开明，年轻时教过英文，后来在药房和一家人造冰汽水公司任英文顾问和董事。清末闽粤一带的地方官出巡东南亚，他曾经随行当过翻译。林巧稚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诞生的，然而在她呱呱坠地时，她的母亲并不高兴。那个时代，多一个女儿等于多一个赔钱货，何况还是个先天不足、难以养活的女孩子。但是，正当母亲怏怏不乐时，父亲却以无限的父爱拥抱了自己最小的女儿。他那无视“男尊女卑”的勇气，使林巧稚健康地成长起来。

父亲的素质和家庭的影响，促使林巧稚从小就走着和她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女子完全不同的道路。她那瘦小的躯体内似乎蕴藏着无限的活力，时刻都在回答社会的挑战。她活泼，开朗，生性好动，完全不象大家闺秀的小姐。鼓浪屿的明媚阳光，大海壮阔的胸襟，陶冶着她的性情。她象个小小

子一样，跟随哥哥们一道爬山，到海滨游泳，玩耍。在她上鼓浪屿女子师范学校时，曾是该校篮球队的队长，代表学校参加厦门的篮球比赛，还赢得了冠军。

她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反驳“女子生来就是不行”的陈辞滥调。几千年压迫摧残女性的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无法使这个弱小的女子屈服，顺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她的心底深处就播下反抗的种子，随着年龄一天天大起来，她开始沉思、冥想，面对着苍茫一色的大海，她寻求着自己的出路。

鼓浪屿女子师范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她在这个女儿国里摆脱了精神的束缚。一次，林巧稚和同学们上手工编织课，她那一双灵巧的手穿针引线，往来如梭，任课的老师在一旁看呆了。

“K.T*，你的手很巧呀，将来当大夫倒是挺合适。”这位老师以赞赏的口气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林巧稚停下手里的活计，羞涩地瞥了一眼老师。

这位极可尊敬的老师何曾料到，他在无意间说出的这番话，竟然在林巧稚的心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反响，就象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深潭，激起了阵阵涟漪，甚至是翻腾的浪花。当林巧稚在人生道路上彷徨的时刻，老师的话给她启开了通向未来的大门，她决定把医生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当时，一个少女作出这样的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不久，机会来了。协和医学院在上海招生。林巧稚抱着试试看的忐忑心情，和一位女友一道第一次离开家乡，千里

* 林巧稚原名林开谿，英文为 K.T. Lin.

迢迢，前往上海应试。不料考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当时正值盛夏，天气酷热，加上心情过分紧张，同行的女友突然在考场晕倒了。在场的考生发出一片轻微的惊讶声，但又被严格的考场规则吓得不敢离开座位。正在这时，监考的美国老师迅速走到林巧稚的身旁。

“K. T. Lin，你马上去照顾她。”那位严峻的美国老师对她说。

林巧稚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试卷上，竟然没有发觉考场内的小小骚乱。当她听见监考老师唤她的声音，一眼瞥见不远的座位上晕过去的女友，这时她霍地站起，毫不迟疑地放下未做完的试卷，搀扶着女伴走出了考场。

她细心照料着女伴，女伴却为自己贻误了林巧稚的考试悔恨万分，然而林巧稚却笑笑说：“没关系，下次再考呗！”

然而，又一个出乎意料。她的医学生涯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地开始了。她没有和别的考生一道完成考试，但她的考试却获得意外的成功。她那熟练的英语和对病人体贴入微的细心照料，给主考的老师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从这个文弱的少女身上，发现了作为一名医生的最宝贵的素质。

林巧稚被协和医学院录取了，她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用自己的顽强努力回击了“女人不行”的挑战。一九二一年，十九岁的林巧稚携带着小小的行李卷，只身北上，用年迈的老祖母自豪的话来说，小孙女到皇帝脚下去念书了。

绿色琉璃瓦宫殿建筑的协和医学院，是一座冷酷森严的学府，而决不是她幻想中的天堂。在这所美国人开办的高等医学教育机构里，一个象林巧稚这样的弱女子想要站住脚

根，赢得一件医生的白大褂，需要比别人付出好几倍的代价。八年，漫长的求学时期，她象虔诚的修女，把自己的青春和灵魂完全无保留地奉献给神圣的医学，而放弃了她这样年龄的少女理应享受的爱情和欢乐。她并不是性格孤僻、离群索居的独身主义者，和三十年代的许多女子一样，她热爱生活，对人生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她深深懂得，当时在事业和个人幸福之间，她只能有一个选择，而不可二者兼得。

当时的协和医院，同样渗透着对女性的歧视，“女人不行”的顽固偏见象无形的法规镌刻在这座标榜着科学、文明的神圣宫殿门前。这里除了护士是女的以外，女医生寥若晨星，似乎妇女永远和艰深的医学无缘。至于结婚成家、妊娠生育，那只好请君另谋出路了。在这般苛刻的不近人情的“法规”下，林巧稚默默地忍受、顺从了。分娩室里，无影灯下，她送走了美好的青春韶华；实验室里，显微镜前，她孜孜不倦地探索医学的真谛。

“同窗六十如一天，王府桃源隔人间，八年基础临床课，敬佩木兰素领先。”这首诗是当年和林巧稚同班共读的著名热带病专家钟惠澜教授写给林巧稚的，它真实地再现了林巧稚求学时代的风貌。怀着为妇女争一席地位的坚定信念，林巧稚刻苦用功，发奋图强，终于以优异成绩在协和医学院毕业。

这个来自鼓浪屿的纤纤女子，以她超群的智慧和不屈不挠的毅力，闯入了神圣的医学殿堂。一九三二年，她被派往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然而，即便这时，旧协和的当权者对林巧稚选修妇产科仍不放心，在他们僵化的脑瓜里，女人开刀动手术是不可想象的。在英国进修期间，

林巧稚乘便在欧洲考察。当她来到奥地利维也纳时，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追踪而来，电文中通知她立即返国，改学公共卫生……。

电文的话外音是显而易见的，还是老一套，女人不行，女人不能开刀动手术，只能学学公共卫生。林巧稚的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怒火，她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决定，把那份侮辱性的电报撕了，撕成碎片，抛入了多瑙河的波浪之中。她暗暗发誓，一定要为中国妇女争这口气！

她坚持选修妇产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她再一次远涉重洋，在美国芝加哥医学院当研究生。几年以后，由于她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她被提升为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一个女医生居于这样的地位，这在旧协和还是绝无仅有的。

她用自己的行动宣告：女人是行的！

二

曾经有过多少次这样奇特的场面：

静静的待产室里，突然传出令人担忧的呻吟和幽幽啜泣。这是初次生产的妇女被分娩的阵痛和对生育的无名恐惧所折磨发出的。新的生命的诞生从来是采取这般痛苦的方式，似乎这是任何一个初次当母亲的妇女无法避免的磨难。就在这时，林巧稚闻声而至，她象慈祥的祖母站在惊慌失措的产妇面前。她轻轻擦去产妇额头沁出的薄汗，紧紧地攥住产妇微微颤抖的手，接着俯下花白的头，听一听胎音。那镇定的、柔和的目光仿佛具有神力似地，顿时驱散了产妇的恐

惧和担心。她轻声细语地安慰那些年轻的、即将当母亲的妇女：“挺好的，别害怕……”果然，产妇安静下来，疼痛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巧稚的出现，给产妇带来了无限的信心和希望。生命的诞生不再是痛苦的折磨，更不是死亡的前奏，而是幸福的开端了。

常常也有这样的時候，产房里笼罩着紧张不安的气氛，出现了难产的严重局面。死神的翅膀不止一次在产床上掠过，产妇的无力的目光中流露着绝望的神情，就连富有经验的医生也在为产妇和腹中的婴儿的生命捏一把汗。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林巧稚来到产妇前。她无须拿起手术器械，有时就静静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产妇身旁，奇迹就出现了。刚刚还在威胁产妇的难产不复存在，产妇停止了呻吟，脸上浮起安祥的笑容，产房里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了。

这样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无数的母亲和医生、护士的记忆里，流传在群众之中。

当然，林巧稚并没有超人的法术，她那神奇的魅力是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医术凝结而成的。一天深夜，静静的病房里蓦地传出痛苦的呻吟，一位下午施行剖腹产手术的妇女突然剧烈腹痛，高烧寒战。这个意外的情况惊动了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值班总医师和主治医生纷纷赶来，他们检查了手术的经过，找不出病情突然恶化的原因，对诊断和处理难下抉择。在通常情况下，剖腹产后是不会出现这种症状的。于是他们只好求教林巧稚了。

林巧稚闻讯赶来。她听罢医生们的陈述，默默地对病人作了详细检查。

“她是没临产做的手术吧？”林巧稚问。

“是的，她骨盆狭窄，是选择性剖腹产……”一个为病人做手术的医生回答道。

林巧稚“啊”了一声，接着又问：“没有扩张宫颈吧？”

“……”

症结找到了。林巧稚断定是子宫积血引起的病症。她告诉在场的医生们，这位妇女没临产就提前做了手术，宫颈没有张开，子宫内的淤血无法排出，因而才会引起高烧和剧烈腹痛。

根据林巧稚的诊断，医生立即给病人扩张宫颈，排出积血，果然象服了灵丹妙药一般，病人如释重负，疼痛顿时消失了。

在场的医生们无不惊愕，这一着在任何书本上都是找不到的啊！它正是林巧稚长期临床实践的结晶——此后，产科医生便把手术时扩张宫颈做为选择性剖腹产的常规操作步骤了。

“回春术巧妙，起死技艺高，妇产科泰斗，林家出娇姣。”这首诗是人们对林巧稚高明医术的称赞，她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作为一个医生，她的医德，她对妇女的同情和对孩子的爱护，她那一颗慈母的心，在那视生命如草芥，把医术作为赚钱手段的旧社会，却更加难能可贵。

“品如碧玉质无瑕，德高望重医道佳，博爱胸怀黎庶赞，巾帼英雄誉天涯。”还是做学生的时候，林巧稚实习时不止一次目睹产妇临产时不可名状的痛苦。那惨白的毫无血色的脸孔，那一声声嘶裂人心的叫喊，那惨不忍睹的难产的苦痛，有的时候，婴儿的降生即是母亲的死亡……这一切，

是如此牵动林巧稚的心。她同情这些即将成为母亲的妇女，她突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她们解除痛苦。出于这样朦胧的善良愿望，她毅然选择了妇产科。

她不是眼里只有疾病而无病人的医生。她的心里装着的是她的病人，母亲和孩子，她们的安危和健康。甚至远远超出医生职责的范围，关心她们的命运、幸福和未来。一次，协和一位美国教授见到林巧稚在病房里细心照料产妇象对待自己的亲姐妹一样，不禁用嘲讽的口吻对她说：“你以为给病人擦擦汗，牵牵她们的手就可能当上教授吗？”

林巧稚对这位医术精深的美国教授是尊敬的，但是她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忠告。她认为对病人的同情是医生的职责，在她看来，缺乏同情心的医生决不是一个称职的医生。

她信守自己的道德准则，以博爱的胸怀对待每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不论她们地位的尊卑，也不论她们是重金求医还是身无分文，都一视同仁。

五十年代初，一个叫董莉的孕妇来到协和医院门诊，这个头一次怀孕的妇女子宫颈口发生病变，许多医院都诊断是宫颈癌。按照通常的办法，至少要做子宫摘除手术。然而摘除子宫即意味着终生失去生育能力，这对于一个头一次怀孕的妇女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在手术的背后，包含着这个妇女和她的家庭多大的不幸啊！想到这些，林巧稚迟疑了。她决定暂时不作手术，继续观察一个时期。她安慰病妇，让她每星期来检查一次。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林巧稚以科学家缜密的观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认真研究孕妇的病理和各种可能发生的病变，终于诊断出孕妇子宫出血是蜕膜反应引起的，否定了宫颈癌的结论。孩子顺顺当当地降生了。当这个

曾经是绝望之中的妇女抱着自己第一个婴儿时，她和丈夫都从心底感谢赐福给她们的林巧稚。为了这个缘故，孩子取名“关念林”。

当然，经林巧稚从死亡中救出的小生命决不止关念林一个。在中国，在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念林、敬林、爱林、仰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倾注着林巧稚的心血，他们每个人的诞生，无不记载着林巧稚的功绩。一九七三年，林巧稚作为中国医学家代表团的副团长，赴美国访问。一天，一个自称叫爱林的美籍华人到代表团下榻的饭店找林巧稚，一定要见一见自己的救命恩人。林巧稚象慈母一样亲切地会见这个身处异国的孩子。尽管她已经不认识长大成人的孩子，但是象每次见到这些又陌生又熟悉的孩子一样，林巧稚总是不由地唤起往事的回忆。

那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协和医院被迫关门。在这山河破碎、国难临头的黑暗日子，林巧稚为了谋生，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十号租赁了几间房子，开办了一家私人诊所。前途是渺茫的，生活是孤寂的，然而为了拯救妇女和孩子的生命，她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医生的职责，不分白天，不分黑夜。

她常常夜晚出诊。滴水成冰的寒冬，凛冽的北风呼啸着，仿佛能一下把身子单薄的她刮跑。冷清得叫人害怕的街头巷尾，黑暗中不时可以碰到倒毙在地上的冻僵的尸体。社会秩序的混乱，防不胜防的飞来横祸，使多少关心她的人为她的安危提心吊胆。然而，一想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妇女，还有那在危难之中的可怜的小生命，她什么也顾不得了。不论刮风下雪，深更半夜，只要有人叩门求诊，她总是提着出

诊的小包包，穿行在无边的黑暗中……

一个漆黑阴森的深夜，林巧稚走出诊所，叫来一辆三轮车。要去的地方挺远，从东城横贯去西城，那位车夫听罢不禁有点踌躇。这时，林巧稚央告地说：“辛苦一趟吧，我要去救两条命的……”

车夫二话没说，等林巧稚上了车立即蹬车疾驰。虽然天寒衣单，但车夫的心里热乎乎的。走到北海大桥上坡时，车子缓慢下来，林巧稚急忙跳下来帮着推车。车夫不胜感慨，说道：“不瞒您说，刚才我倒不是嫌路远，实在是怕路上出事，这年头，象您这样的好心人真不多呀……”

林巧稚连忙打断他的话说：“您不也是好心人吗？”

到了病家，林巧稚给那位车夫的车资比她的出诊费还多——对穷苦人，她总是慷慨解囊，这已成为她一生的习惯。

一个严寒的冬夜，她穿过长长的漆黑的胡同，走进一家大杂院的低矮、颓败的房子。这是一户穷苦人家，由于无钱请医生，产妇被耽搁了，此刻已转成妊娠合并症。昏暗的灯光下，脸色蜡黄的产妇在炕上辗转呻吟，全家人束手无策，用绝望的眼神望着这位深夜赶来的医生。

林巧稚什么都明白了。她的心猛地一沉。产妇的生命象风中的残烛危在旦夕，而腹内胎儿也有窒息的可能。她知道，这一家人是下了天大的决心才把她请来的，他们把母子两条性命的希望完完全全托付给她了。

林巧稚心里一阵发热，但她很快镇定下来，果断地采取全力抢救的措施。她和死神展开搏斗。窗外滴水成冰，但她的额头却沁出了汗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声清脆的婴啼终于穿透薄薄的窗户纸，飞到风声大作的夜空，产